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寳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一

頤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震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

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互體亦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

當看凡人未嘗无良心良知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易說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觀頤辨養道得失欲觀人處已之方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為象上下二陽中含四隂虛中而實外上止下動飲食之象也頤養也飲食所以自養也天下之養自養生養心養德養人其養雖不一然非如頤之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有虛以容之斯足以受養矣故卦辭秖以觀頤口實為言以明頤之道以虛中為主故也況飲食之養朝夕有常不可變者如此然後盡頤養之道所以必取飲食之象而頤非止於飲食而已也聖人立

象以盡意故言簡而理明如此易說

新安朱氏曰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頤貞吉頤須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易說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

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
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
正則吉也　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
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
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
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
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頤晝其所以養也上止下動外實內虛頤之象也莫非養也養正則吉所養自養皆欲觀其邪正也觀天地養萬物則自養得其正觀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所養得其正

龜山楊氏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口之於飲食人所資以為養也故頤養也夫觀頤觀其所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是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體有小大不以小害大自養之道也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一人之身无尺寸之膚不養也務養其小體則飲食之人而人賤之矣故頤正則

吉反是則凶之道也夫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而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與萬物莫不有所養然有養之以正養之非正者養之以正則得所養養之非正則失所養是以養正則吉也欲觀天下之所養必觀口實自養之義則得頤之道矣莫非天下之所養也雖夫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

是也以其頤之大者自求於口實頤養之中皆得之矣則頤之時非止飲食口體而已豈不大矣哉卦言觀頤彖稱其大皆謂不可以飲食小者爲盡頤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鄭康成曰頤者口車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止因輔嚼物以養人故曰頤此合震艮兩體而成頤也頤者養也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以不正則凶故曰頤貞吉此以初九之正

言頤養之道也頤自臨九二之變一變明夷離為目觀也自内觀外觀其人之所養也所養正歟君子也所養不正歟小人也觀其所養是非美惡無所逃矣故曰觀頤此以臨二初變明在人者養之之道當正也四變頤自離變艮艮為手求也自外觀内反觀巳之自養以考正與不正也口實者頤中之物也四爻皆隂隂為虚虚則无物故自求口實无物而求正與不正未定也二四正三五上不

正自養者正歟君子之道也雖貧賤不去也自養者不正歟小人之道也雖富貴不處也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此以上九及頤中四爻明在已者養之之道當正也觀人之所養然後觀吾之自養則所養正矣養之道甚大天地之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亦不過震動艮止也乾天也坤地也震東方萬物發生天地之養萬物也上九尚賢在五位之上坤衆為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天

地之生其動以正陽降隂升萬物自遂其㡳至於盈乎天地之間各極其分而後止天地不勞也動以正而已養萬民者本於養賢賢者在上萬民自遂其生聖人不勞也止於養賢而已故震動艮止之象自已之養推之至於人之養自人之養推之至於天地聖人然養之道不過乎此頤之時豈不大乎故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此以頤之成卦終言頤之道也易傳曰

或云用或云義或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養以時爲大故云時以卦氣言之十一月卦故太玄準之以養或曰初變明夷則有離四變成頤非離也何以有觀之象曰此可以意會難以言傳明夷之離爲小過之飛鳥訟之坎爲中孚之豚魚小過中孚豈有離坎論其所生也變卦之法一卦七變八卦爲六十四四五六之變无復本體矣而五行盛衰皆以本卦言之何哉故曰察性知命原始見

易傳

終

新安朱氏曰觀其自養也釋卦辭頤之時大矣哉極言養道而贊之本義　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問頤卦先生曰頤卦最難看　問本義言觀頤謂觀

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沈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

問觀頤觀其所養之道觀其自養則是所以養身之術先生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

黄老申韓則為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　問伊川以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先生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以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程說是如何_{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繇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彖之曰養正則吉疑若贅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間自有無窮之意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

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易說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

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一有也字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一无含字四隂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惟就口取養一无養字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財資用

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身之道一有則字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下有雷畜養之象易說

藍田呂氏曰山下有雷所震未遠則慎其所發陽氣未盈則節其所養

龜山楊氏曰言語飲食皆取頤之象也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亂之階也故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可不慎乎飲食以養人務養其口悅而不

知節則取賤之道也夫如是皆非頤正之義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以形雷以氣故言語主於氣飲食主於味方其知所養也則味生形而有餘不足隨之氣生精而善惡隨之此君子宜知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山附於地其養物以形也雷動於天其養物以氣也此天地致養萬物之道也在人之養亦无異此故天地以形氣而養物而人亦受養於形氣之間是以君子慎言語而節飲食也然頤

以虛中為主雖以言語飲食為致養之道而為虛中之患者亦言語飲食也言語出於虛者也飲食入於虛者也出而為患於是慎之入而為患於是節之頤養之道斯為至矣蓋君子知言語飲食之不能無也使不為養之之患者其惟慎而節之乎天下之虛其患皆如是所以去其患者亦莫不然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下有雷以養萬物而動亦不可過

也震為決躁艮止之慎言語也噬嗑有飲食之象頤中无物節飲食也言語不慎則招禍飲食不節則生疾皆非養之道易傳曰慎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貨財資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无傷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本義　或曰謗

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雨露之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易說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

也

伊川先生曰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

朶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爲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象　九動體朶頤謂其説陰而志動既爲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體躁應上觀我而朶其頤求養而無恥者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龜能前知靈於物者也咽息不食非志於養者也初自外來而為主於内震之體也四止於上而初動於下以應之朶頤之象也朶動其頤也一陽在下有剛明之才而求養於上則匪正矣舍靈龜之象也舍靈龜而觀朶頤則人賤之矣故凶而不足貴也爾對我之辭爾謂初四謂我爾

非四謂之也假之辭耳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龜之所養也内内以氣爲主人之所養也外外以食爲主故食氣者壽食味者夭理固然也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然養氣有三下焉者强其氣而已若孟施舍之養勇是也曰視不勝猶勝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无懼而已矣中焉者保其氣如莊子所謂吹嘘呼吸吐故納新彭祖壽考之所好也上焉者充其氣若孟子所謂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養正之大也孟子言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則烝頤口體之養又何足為貴乎初九頤之始未知所進故戒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善者莫善於龜之為物也蓋言語飲食人所以致養亦所以為頤之患遠取諸物獨龜不以食而壽舉頤之患息矣不亦善乎初九

在頤之初可求善道自養而舍之反觀朶頤之患是失其所守之貞者也頤之道貞則吉非貞則凶初九之凶自取之也然初九與六四為應舍陽求陰舍善求不善是舍君子而為小人又何足貴乎頤之取龜亦猶艮之取背易說

漢上朱氏曰頤自明夷之離四變而成頤故頤初九有龜之象伏於坤土之下龜蟄時也龜所以靈者蟄則咽息不動无求於外故能神明而壽君子

在下自養以正靈龜之類也六四安位無下賢之意初不待求往之四成離離為目觀我也初震動體下頤而動口雖徒嚼志已先動是舍爾所以為靈龜者觀我而朶其頤也爾言初九我言六四舍爾觀我怠已從欲動而不正凶之道也夫貴乎陽者為其特立不屈於欲故能无禄而富无爵而貴守道修已澹然无營今躁妄以求无耻自辱亦不足貴也易傳 又曰王弼謂頤初九不能使物由已

養誤也夫使物由已養有命存焉初九在下未能養人而當自養以正故以朶頤戒之叢說

新安朱氏曰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莱呂氏曰初九觀我朶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頤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

以求富貴利禄无時而不凶也_{易說}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伊川先生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隂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隂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禄民頼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髙之物謂上

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於初若求頤於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

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凡頤之正以貴養賤以陽養陰所謂經也頤卦羣陰皆當聽養於上六二違之反比於初以陰養陽顛頤者也羣陰上所聚養者也六二亂經於聚養之義失陰類之常故以進則凶易說

廣平游氏曰聖人推言頤之為道以為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於頤為倒置矣此二與四

所以俱為顛頤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四顛頤而吉而二則征凶也何以知其然邪葢六二居中得正宜足以自守矣然在下體踈遠而未有禄又動體也宜於處約未能自安故降志以求初初方一意於應四而不答也則又將求其類以趨五五非其應又力不足以自養而何暇養人乎故二為行失類此以知其志之在物也　夫自養以有所養養德以需天下之求頤之常理也今

至於屈己以求諸人則失理之常矣此二之求於五五之資於上所以俱為拂經也述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上養下相應以相養理之經也二以陰柔不能自養而卦惟二陽皆非其應而下求於初顛頤拂經也丘在外而高上九之象也上而求之則行失類矣故征凶易說

兼山郭氏曰雜卦曰頤養正也彖曰養正則吉也而六二六四皆謂之顛頤何也王輔嗣曰養下曰

頥或謂以下養上為頥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謂養下曰頥者非也孟子曰无君子
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謂以下養上為頥亦
非也且頥之象下動而上止交相為養者也然則
何以謂之頥乎王昭素曰以隂養陽謂之頥老子
言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葢隂常乏而陽常有
餘以不足奉有餘是以謂之頥也然六二六四吉
凶不同何也曰六四之應正六二之比不正是以

或以吉或以凶也二之應五常道也五才不足於山丘之象也既顛以養初又不應於五以是征行失類之象也蓋陰與陰陽與陽類也五雖无應當自靖以待之而致養於初且失類而凶凶由於失類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陽足以養陰而陰則受養而已蓋陰道不足无及人之力也二五相應者也二陰不足而求養於五五陰不足无以致養失頤

養之道故曰顛頥若是則二五又違經常相應之理矣故又曰拂經五艮也艮爲山而曰于丘頥者山之養物之道不足故也是爲五之象也必欲征行求養徒凶而已二五類也不得其養故言失類先儒謂頥征凶當作于丘頥蓋言丘之所養異乎山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比於初不能養其下而反資初九之賢以自養乾爲首在下顛頥也六二經也顛頥

則拂違其經矣養之經陽養隂上養下陽當在上
養之隂當在下而受養故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
國士庶人各以其職受養五處君位二當受養於
五六五養道不足然二亦不可越五而上征丘者
上九應二之象也艮為山山半為丘王肅曰丘小
山也物之所聚以養人者也蓋二近於初而相得
資之以養雖曰顛頤未為无所養若近舍初九遠
資上九征行亦凶何哉五雖養道不足以隂陽言

之已類又在相應之地上九應二則失其類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上之高者上之象也　初上皆非其類也本義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以隂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一有又字

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邪好動繫說於上一作繫而說上不但拂經而已害頤之正莫甚焉故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頤正則吉六三頤不中正而居動之

極拂頤之正也故十年勿用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夫何利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十年數之終也孔子曰三多凶凡以三不當位而居上下之際違本卦之義所以多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言拂經謂違二五相應之常此言拂頤則違頤之道矣故象言其大悖也六二之凶宜矣六三有應而凶者蓋上止下動為頤之道今

居上下之際過於動而不知止以動為貞則凶矣是以十年勿用无所利也易每以十年然後反常則人之一失必十年而後復可不慎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當受養於上九而六三不正動而正則上九不來不動以待初九則初九不應既不受之於上又无以資之於下拂頤也故貞凶十坤數之極坤為年十年勿用言十年不可動上下无所利養道大悖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陽剛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

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一作其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

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一无在字下之賢由已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一有澤字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 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

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於天下吉孰大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順位陰得頤之正以貴養賤而得賢者雖反陽爻養陰之義以上養下其施光矣然以柔養剛非嚴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於咎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二行失類至於六四則其志正矣其位近君矣官尊祿厚足以无求矣而汲汲於應初非好善忘勢又將與賢者共之不能為此若孟

獻子之家有友五人焉者近是矣且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而士大夫之志或涉於重外則人人得而易之矣今六四之所取重者在此而不在彼則瞻視尊嚴儼然人望而畏之故如虎視耽耽而所欲皆得也欲仁而得仁則无惡於欲矣誰能推咎之哉故四之顛頤乃為上施光此以知其志之在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與初正應也以上養下頤之正也

陰柔不足以致養而下求於初顛頤也然陰資於陽得所養矣故吉與二之拂頤異也居近尊之位大臣任頤之責者也才雖不足而履正居位人所欽畏也故有虎視耽耽之象初以剛明之才應於上一於奉上者也上之所資能充其欲也故有其欲逐逐之象逐逐言相繼不乏也如是故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之顛頤以約為養宜有虎視之威制逐逐之欲故能上施而光古人謂禦夷狄者

不一而足具在兹乎

白雲郭氏曰居上而求養於下者亦失頤養之道故謂之顛頤顛頤一也所以為顛頤則異也經曰頤養正也又曰養正則吉故知求養正於下者是能養其德也故吉不知求養正於下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故凶此其所以異也六四所居者正所應者正獨得養正之道故一爻之中具求養自養養内養外之義是以吉且无咎而為上施之光也

且顛頤求養也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自養也虎視耽耽然所以養威容於外又逐逐然去其多欲所以養心於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古之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此顛頤求養之道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所謂虎視耽耽以養其外者如此顔子克已而非禮勿視是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所謂其欲逐逐以養其内者如此夫子絶四而毋意毋必是也彖

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六四之所養則顛頤求養是也觀六四之自養則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養其外逐欲養其內是也六四雖无養賢及萬民之位而其養德之正亦可謂大人之事矣不然則不知養正之道而失顛頤之吉其求下也不過上下征利養口體而已所謂觀我朶頤凶者也若是者外安得有可畏之威而內安得无欲哉上施光者易以謙為光以益為光謙卦曰天道下濟而

光明又曰謙尊而光益卦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六四求下養德亦庶幾謙益之光者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頤以上養下六四當位下交初九乾首在下顛也求賢自助於剛柔為正正則吉故曰顛頤吉虎視謂四交初也初往成艮離艮有伏兌為虎離為目虎視也易通卦驗小寒虎始交際垂其首垂其首者下視也艮坤互有坎重厚而深沈耽耽也虎首下視耽耽然下交不瀆矣六四其欲

在於初九不瀆則初九逐逐而往震為作足逐也古文作倐初往之四不正宜有咎然无咎者以不瀆故无咎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四在上施之下者光也光坎離下照之象或曰虞仲翔曰坤為虎又曰艮為虎馬融曰兌為虎郭璞以兌艮為虎三者孰是曰三者異位而同象坤為虎者坤交乾也其文玄黃天地之文艮為虎者寅位也泰卦乾坤交也在天文尾為虎艮也大雪十一月節後

五日復卦六二爻虎始交兑為虎者參伐之次占家以庚辛為虎者兑也龍德所銜為虎亦兑也兑下伏艮具此三者之象故先儒並傳之舉兑則三象具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本義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

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隂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已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隂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隂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

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一作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聽養於上正也以陰居頤卦之尊拂經

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履尊位而德不稱德雖不稱位而其富固无敵矣所以不足者非物也乃能親上九之賢委己以聽之亦庶乎有以養萬民矣而六二之有求方且養其私而已此五之拂經所以巽於二也雖然六五質柔而止體也喜蹈常畏興事其資然也見善未必明用心未必剛故以之守文以之持正可也若應變以成務則非其任矣蓋疑

間一生則危亂之機將不可解故居正則吉而不可涉大川也　不可涉大川為六五之君言之也利涉大川為上九之臣言之也使大臣之才如上九足以養天下而人主順以從之其蔑不濟矣此周公復政之後成王所以四征不庭制禮作樂六服承德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人君養天下頤之經也五居君位從上以資養拂頤之經也居不失正則吉以是涉難

則不可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為一卦之主其才不足非徒无以養天下雖六二之應亦不能致養非養賢以及萬民之道也故亦曰拂經苟能以柔道自居守正不失足以自養其身凶禍亦无自而至是以吉也然柔道不可以有為故不可涉大川柔道好從人故順以從上上九有剛陽之才而知止者是以得其所從而成己之吉也六二拂經蓋違相應之理六

五拂經以違大君之道其言雖同而各有所辯易說

漢上朱氏曰正者養之經上養下陽養陰正也六五柔得尊位養道不足資上九之賢以為養拂經也上九助五之養有正之道五寛以居之順從於上則得正而吉艮止也有居之象故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人君養天下以正得衆以用其健乃可涉難六五拂經其才不足故不可涉難上五相易成坎无震足巽股之象不可涉也易傳曰艱難

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不得已而濟險難者有之矣其可常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隂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

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已身當天下一有之字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茍不濟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程易傳

橫渠先生曰由頤自危然後乃吉者下有衆陰順從

之慶驕則有他吝此卦得養之正者方利涉大川蓋養然後可動耳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居正則吉乃如上九之賢則頤之時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皆自我出匹夫匹婦无不與被其澤矣夫然故天下信之衆賢助之人主親見其功業而深知其所存徧知其所為任之必專小人莫得以間之天亦誘其衷矣故其迹雖厲而其理則吉此所以利涉大川而大有慶也夫

以身徇國弘濟於艱難固大臣之職也詎肯臨危而顧其身哉惟欲善其後以冀成功則亦審其時而已矣若成王未知周公之時則不可涉大川六五是也若周公既見察於成王之後則涉大川而利矣上九是也說者謂以上養下為顛頤是以顛為正矣故用伊川說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二陽而上九居一卦之上衆陰由之以養也履師傅之位任人君之責危疑所集

也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厲乃吉厲者不安其位之謂也如是雖涉難有慶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未之有也上九雖不居有為之地自下而升為頤之主能養賢以及萬民之象也故能涉險濟難雖危而吉也故孔子曰頤之時大矣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豫之由豫以九四之剛德也頤之由

頤以上九之剛德也初九非不剛也在頤之初未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此天下之養所以必由於上九也上九居人臣之極位以養天下其事危矣知其危而不怠是以吉也不知其危而安其位則凶矣利涉大川者由頤之才也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由頤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為能盡之易記

漢上朱氏曰一陽處上下有四隂六五體柔无應才不足以養天下而天下由之以養者也故曰由頤然非養道之正也權重位髙衆忌之則必危人臣當此任可不兢畏而懷危懼乎故厲以剛居柔位厲也厲則不敢安其位下從王事无成有終上下並受其福故大有慶鄭康成曰君以得人為慶

虞仲翔曰陽得位故大有慶上之三成坎有震足

象利涉大川也上九佐五以養道養天下而得民

利於涉難也象不言者大有慶則涉難在其中上

艮體頤以靜止為善故三爻皆吉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

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

川義本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一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二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巽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

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一道也道无不中无 有此字

不常以世人所不常一作嘗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易傳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一作橈取其中強而本末弱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强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檁易傳

白雲郭氏曰頤之虛中虛故受實實則剛剛而後過二卦之象相終始也故頤以虛為主而過以剛為義過非人之失也過於用剛也過於用剛所以為大者過也當本末弱而棟橈之時非過於用剛不可也夫大廈將顛梁棟傾橈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之也亦猶衰亂之世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利有攸往亨者大過棟橈之時利於聖賢大過治之然

後亨也由此觀之大過之時亦非不可治之世特蠱弊之大者耳患无剛過而中之徳以行大過之事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内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本義

四陽居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是小過這兩卦曉不得今且只逐爻略曉

得便也可占　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欲人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概欲人恐懼修省語録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康節先生曰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

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无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耶大哉位乎待才時（一云）用之宅也（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　本末弱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　剛過而中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不失一作得）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

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絶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易并傳

横渠先生曰陽剛過實於中本末過弱於外故當過矯相與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大過非常情之所及也二剛居二體之中有二剛以輔之大者過也二柔居二體之中

有二柔以輔之小者過也本末皆弱非大過不足以持之必大有為而後濟故利有攸往乃亨剛過而不失其中可與權也巽而說行得道者多助也

漢上朱氏曰大過陽過陰大者過越也鄭康成曰陽爻過也卦四陽二陰陽居用事之地故曰大過大者過也此以六爻言大過也巽為木為長上兌者巽之反長木反在上為棟巽風撓萬物者也而體弱陽為重四陽在中任重也長木在上而任重

本末皆弱棟橈也天地之理剛柔不可以相无剛以柔為用柔以剛為體柔既不足剛亦无自而託譬之棟也中雖剛強兩端柔弱棟豈能勝其任哉故曰棟橈本末弱也此以巽兊兩體言大過之時也大過自遯六二變剛過者九三九四中者九二九五興衰救弊補其偏而不起之處非剛過不可也中則无剛過之患剛過而中所謂時中也過非過於理也以過為中也猶之治疾疾勢沈痼必攻

之以瞑眩之藥自其治微疾之道觀之則謂之過自藥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巽在内者巽乎内也兊在外者説乎外也内巽外説而志行抑剛之有餘以濟柔之不足則剛來柔往隂得位不窮大者不過乃亨乃者難辭也君子强小人弱九二不往以濟之亦何由亨夫剛過而不反不肖之心應之未有不為君子害者也東漢之李清議太勝君子小人至不相容大過已極而不知反是以不亨故曰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乃亨此以卦變合二體而言濟大過之道也大過之時君子過越常分以濟弱能達乎時中矣又巽而說行以是而往利於有為建大功立大事非大過人者不能趨此時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在卦氣為小雪故太𤣥準之以失

劇易傳

龜山楊氏曰上下二陰本末弱也四陽聚於中大者過也剛過而聚於中剛過而中也巽而說行合

二體言也所謂大過者立非常之事成希世之功是已禮器曰禮時為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時也者當其可之謂也茍當其可則雖堯舜之禪遜湯武之放伐是亦過而中者也故堯典之書為遜舜而作而名之曰典典言常道也堯雖以天下與人而舜以匹夫受人之天下以人之常情言之可謂大過矣自聖人觀之亦曰常道而已也然而非巽而說行則不可往也故堯舜禹

三聖之相授而謳歌獄訟皆歸之禹湯武之用師則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能成大功非巽而說行何以有此反是則子之之遜白公之爭耳何亨之有哉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過一卦陳氏從遯變王原叔從離變二者不同要之取剛過過中則一也遯以六二之上六王氏以離之巽遯以上九之九二王氏以離之兊然各有理可以互推也初上二隂是以言棟

橈本末弱也其事則大過之初過亦淺也故爲藉用白茅上六過之終過亦大也故爲過涉滅頂凶要之大過大者之事小過小者之事推其象辭斷可知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又曰堯舜之禪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此道也又曰立天下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絶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雍曰彖言

大者過也葢明大過之義非言小者之過也棟橈大過之時也大過之時外則棟橈故宜用剛内則剛過而中是以其剛可用所以成大過之象然剛過而中非剛德過中也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説行者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也所謂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以是而有攸往寧无利亨乎大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易說

新安朱氏曰大者過也以卦體釋卦名義棟橈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隂柔利有攸往乃亨又以卦體卦徳釋卦辭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本義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授湯

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桀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　問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既棟橈是不好了又却如何利有攸

往先生曰看彖辭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並語錄

東萊吕氏曰大過兌上巽下兌説也巽順也為非常大過人之事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辦此不知辦此事者却是巽順和悦元不須動聲色易說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伊川先生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没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人一无人字也易傳

藍田吕氏曰木資澤之潤以長茂澤水之盛至於滅木大過之象也君子達命之變得其所自信雖

大過之世不與物推移故能以不懼无悶處之

龜山楊氏曰澤雖滅木而木之植自若也君子體之故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易說

兼山郭氏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大者之過也今以一人譽之則喜一人非之則沮不能過者也昔者伯夷叔齊推位遜國以歸文王及武王興師叩馬而諫其後卒不食周粟餓於首陽方武王興師商之賢人有如微子之徒已歸周周之賢臣有

如太公名公之徒皆以為當伐而不疑四方諸侯
會者葢八百國是天下舉以為是也獨伯夷非之
葢推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不得不如是也非獨
當世之是非又將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也由是
言之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伯夷之徒孰能為之
此其所謂大過之時大者之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上而木下滅木之象也滅木澤之
過也君子於大過之時有二道或進則大有為或

退則窮處而已進而大有為則反天下之衰弊獨立不懼可也退而窮處則遯世无悶可也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反魯而删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顔子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无悶者矣若接輿荷蓧長沮桀溺皆失德之人非遯世之士也遯世无悶幾於潛龍之義二者皆聖賢出處之大致非止於行過恭喪過

衰用過儉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澤養木者也過而滅沒其木大過也初六以一柔巽於四剛之下而不變巽為股立也巽見震伏震為恐懼獨立而不懼也所謂以天下非之而不顧者乎上六處一卦之外遯也兊為説无悶也遯世无悶所謂舉世不知而不悔者乎二者非大過人不能也王輔嗣曰非凡所及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

過之行也本義　小過是收斂入來底大過是放底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是也　澤滅木大過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或至浸滅了木是為大過又曰木雖為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語錄

東萊呂氏曰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駭无一人以我為是非有大力量何以

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衆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横顛倒无非此理又何嘗獨立乎彼衆人紛紛之論人數雖衆然其說皆无根蔕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為衆衆反為獨矣易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

愼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愼之道也愼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茍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愼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愼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愼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茍能愼一有思字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無所失矣　以陰柔處

畀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易傳並

藍田吕氏解見九二

龜山楊氏曰大過之時四陽聚於中无所待而足以有為矣故曰苟錯諸地可也而以柔濟之藉用白茅之象也茅之為物所以供祭祀故至潔而其用重藉之用茅慎之至也故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人之過也過於厚小人之過也過

於薄藉用白茅厚之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過之初未可大有為而初六旣柔居下又不可以有為者故特可用於過厚而已此藉用白茅之義也藉用白茅在初六則无咎二則失之不及矣上六不知柔道之難濟是以凶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為白為草交乎乾剛草白而剛白茅也先儒謂秋茅也以柔藉剛藉也大過爻畫有足有腹有耳器之象坤為地置器者苟措諸地可

也而藉用潔白之茅茅之為物薄而用重過慎也過慎者慎之至也大過君子將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過而无咎者其惟過於慎乎過非正也初六執柔處下不犯乎剛於此而過其誰咎之雖不當位无咎也故曰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本義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

其過尚在小 語錄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

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荑字與稊同　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

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傳並易

橫渠先生曰扶衰於上使枯木生稊拯弱於下使微陰獲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在下大過乎慎者也茅柔物藉在下也大過之世老少不得當其耦陽過於陰則老陽與少陰耦陰過於陽則老陰與少陽耦初六少陰女也上六老陰老婦也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老夫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

六故曰士夫士未娶女未嫁者也大過剛過也柔過則不濟矣九二比於初六剛過乎柔上六比於九五柔過乎剛過則為老故枯楊為老夫老婦稊柔物也枯楊生稊再秀也華陽物也枯楊生華再榮也九二剛過故得柔之助楊之再秀尚可久也老夫女妻未失宜也上六柔過九五以少陽配之剛不足以助之雖榮易落也老婦士夫雖配非耦也

龜山楊氏曰楊陰木也感於陽而易生也九二居陰而乘柔枯楊之象二居大過之時陽雖大過而陰已感之矣生稊之象也老夫猶枯楊也得女妻有生育之道焉猶生稊也蓋巽乾體也一索而得女二居乾體老夫也而下比於初得女妻之象也大者過而陰比之成生育之功焉何不利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潤養木者也木之枯者不可復生其澤之潤養至於枯楊生稊生華則潤之大過可

知故二五取以為象然則聖賢當棟橈之世其用剛也必如澤之潤養枯木使之生榮而後可豈不大哉且枯楊不可復生猶老夫之不能復妻也今枯楊生稊有實之漸潤澤之力也老夫女妻有子息之理過以相與之致也用剛如是何所往而不利哉九二下比初六之柔故有女妻之象蓋大過之得其道者稊之字它書無見王輔嗣曰稊者陽之秀也爾雅云木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

如此則秀主草言且楊一木也既言其華又不得
兼不榮而實之名也虞翻曰稊稚也説文云稊幼
禾也後世作稚稊皆同音如虞言則為稊可矣鄭
氏作荑陸云謂山榆之實如此則爾雅所謂莁荑
蘈蘠也益非矣説文又有荑草即詩之柔荑亦无
荑義獨伊川曰稊根也稊字之釋終不可明如此
以文義推之則老夫女妻有實之象而老婦士夫
徒華而不實也實則可久華不可久也然則稊字

之疑其來尚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兊為澤巽為木澤木楊也兊正秋枯楊也言陽已過也二變而與初二成艮巽木在土下根也枯楊有根則其穉秀出稊稊也楊之秀也伏震之象故曰枯楊生稊鄭氏易作荑艮為夫陽過老夫也巽為艮妻初隂女妻也老夫得女妻過而相與猶足成生育之功无不利也蓋九二剛中用柔以濟之則无過極之失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

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

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本義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伊川先生曰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

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

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

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

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為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一作易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尚能係其志乎　剛強之過則不能

取於人人亦不能一作肯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解見九四

龜山楊氏曰棟謂之極極中也居中而衆材輔之也九三以剛居陽剛過而不中也剛過而不中則不可以有輔矣棟之所以橈也夫大舜有大焉以其善與人同也剛過而不中獨立而無輔不足以有其大矣居大過之時由是而能勝其任者未之

有也其橈而凶不亦宜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應乎上六故曰棟橈初六應乎九四故曰棟隆孔子曰不可以有輔者應上也橈乎下者初應乎四也棟在上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木之所以能任重者剛之材也君子之所以任重者剛之德也欲剛必以柔守之是以能成其材與德也九二之生稊得其女妻有柔以輔之也九三之棟橈无柔以輔之也上應上六而

无柔以輔之者盖卑不能有尊以為輔故也且任重雖在我而輔我之任者在人是猶一棟之強不能獨任室屋之用必資衆材之輔焉无以輔之則棟橈矣能无凶乎彖曰剛過而中巽而説行是為柔輔剛之義也易説

漢上朱氏曰九三巽為長木居中任重棟也大過陰弱文以陽濟陰為濟過之道九三有上六正應當相濟六濟九則陽不過陰不窮矣則上六者九

三之輔助也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過乎剛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又不正不正則上六不應人所不與安能當大過之任如是有摧折敗橈而已凶之道也所以致凶者以不可以有其輔也易傳曰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係其志乎傳易

新安朱氏曰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

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本義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一作兼字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

動則過也有他謂更有它志吝為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志相係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係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係於初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志在拯弱則棟隆而吉若私應為心則橈乎下吝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三應上柔上而剛下棟橈者也九四應初剛上而柔下棟隆者也棟在上之物也大過主於剛過柔在乎上剛不足以輔之故橈而凶剛在乎上雖不橈乎下然係應在初其志不弘猶有它吝

龜山楊氏曰以剛居柔剛過而中也履近尊之位任大過之責者剛而中可以有輔矣不橈乎下能成大過之功也故棟隆吉然剛過而中足以自立

不可有它也下比於初則柔過矣故有它則吝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之應上六畢不能有尊是以无輔初六之應九四得居下輔上之義是以九四之棟隆而不橈乎下也在大過之時九四非大有為之才僅足小用任重不橈其剛而已它用之則吝矣故九四之不能有它雖愈於三之不能有輔其於大過之道亦未優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反巽在上巽為長木棟之象陽

處隂而不過能用柔以相濟者也動而止正則不橈乎在下之柔故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易傳曰隆謂不係於初不曲以從下也大過之時以剛濟柔為得宜剛柔得宜而志復應初有它也初六九四非正應故以初六為它九四近君當大過之任不能絶去偏係不足以任九五之重吝道也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以柔相濟之義也四與初志相係者也

剛柔得宜而係於陰則害剛矣故可吝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除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本義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

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隂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一作壯夫一作士夫於五无所頼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隂得陽之相濟不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五上係上六故不能下濟大事徒益其末耳无拯物之心所施者狹老婦士夫所與者不足道枯楊生華勢不能久故无譽未至長亂故无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楊易生之物也陽過而枯矣陽雖過而生理存焉下應九二之陽无陰不成也故生華而已上六陰極矣老婦之象也而五比之老婦得士夫之象也五雖重剛而下

无應故謂之士夫士未有婦之稱也居大過之終陰陽皆過以老婦而得士夫不能成生育之功則失大過之義矣雖无咎无譽是亦可醜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乘初故云老夫女妻九五承上故云老婦士夫原叔謂坎離之過理或然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四之應同故皆曰棟而其應有隆橈之異二五之道同故皆言枯楊夫婦然五之承上二之乘初尊卑上下之位不同而老少夫婦之

情自異也三下體也是以不能有輔五尊位也故

得夫婦之道焉然上承於陰不如下比之順也上

六之過不如初六之慎也故二五之辭二為優矣

華見於外敷榮而已不若稊之可久也老婦之得

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女妻為可醜也觀象

之辭葢言不若初二之相與也无咎无譽者僅得

无咎幸矣何譽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

楊謂老婦也老夫女妻則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

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而象言何可久亦可醜之意也然大過之道在臣下為多故象言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而九五亦不以君道責之亦猶君道之无明夷也曰人君亦有大過如此者其義何如曰人君大過如此則九五休否之君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兊為澤巽為木澤木楊也五兊變而與上兊成震兊説也震為旉為蕃鮮其旉蕃鮮可

說生華也巽為長而伏何可久也巽為婦上六陰已窮老婦也震為長男得士夫也九變六陰居陽宜有咎以陽濟陰故无咎无譽兌為口震成兌毀故无譽雖曰无咎无譽然以陽而配窮陰又不能濟得无醜乎蓋上六過極之陰雖五當位剛中濟之以柔不能成功也以陽濟陰其在於未極之時乎易傳新安朱氏曰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本義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過涉至溺乃自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傳並易

横渠先生曰陰居上極雖過而不足涉難故凶大過之極故滅頂而无咎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上六深則厲淺則揭涉而至於滅頂過涉者也以柔居大過之末過涉而不濟者也涉雖不濟義不得已滅頂取凶命不可逃義命合一非其咎也

龜山楊氏曰居大過之終則過極矣故有過涉滅頂之象焉若比干諫而死之類是也在比干之身

則凶矣於義則不可咎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詩云深則厲淺則揭如之何過涉滅頂也曰大過之時則然也方大過之時本末衰弱在上者不可以有輔在下者過弱而不可以為恃非得剛過而中巽而説行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彖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上六非斯人之徒而誰與易說

和靖尹氏曰過涉滅頂凶小人之過至滅頂可謂

極矣其凶可知无咎者无可咎於人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道居過之極不知以濟剛為巳任而欲自同剛德以有為是以有過涉滅頂之象焉其凶自為之不可咎於人也易之无咎多有其義與者象言不可咎又誰咎之類是也伊川曰以言无所怨咎蓋因象以明之矣先儒以上六為龍逢比干之事亦以凶而无咎為義然龍逢比干剛德之賢非陰柔自任之人其道殊不相類故

伊川獨以上六為小人履險自禍之事不然則龍逄比干豈不量力度德之人也哉說易

漢上朱氏曰乾為首上六在首之上頂也上六本遯之六二自二進而上行涉四爻至上成兊兊澤滅没其頂涉難之過也九二九四剛陽過越以濟難乃克有濟上六柔而處大過之極不量其力至於滅頂然上六正也志在拯溺不可咎也過涉之凶所謂以貞勝也象有言不可咎者義不可咎也

有言又誰咎者自取禍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或問大過卦先生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它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

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　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先生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它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橈乎下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它不似伊川說

易中无咎有兩義如不節之嗟无咎王輔嗣云是它自做得又將誰咎出門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大過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某嘗謂東漢諸人不量淺深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並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二